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四十三

西山讀書記乙之十九

七年夏四月兵部侍郎陸贄為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

與尚書左丞趙憬同相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五月詔行贄議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國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

乙之十九

以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又曰宣行以來纒舉十數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某人受賄其舉有情付之有司覈其虛實謬舉

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貧其姦
賊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
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又宰相不
過數人豈能徧詣多士若令悉命群官理瀆
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敷以闇
投失人之弊必又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
涉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
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又曰今之
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

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
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
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
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
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
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
人心進用不次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
才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
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又曰則天舉用之

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詔不行

六月嶺南節度使奏近日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使與俱上欲從之陸贄上言以為遠國商販惟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為衆船所湊今忽改就南安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夫所曾不內訟更蕩上心信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所奏望寢不行

秋七月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為今之度支准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覽上不從以延齡判度支事

胡氏曰
經制國

用量入為出宰相也戶部度支特行其事耳
德宗與正惡直而喜讒奸佞而說欺多疑
而信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入其說惜乎陸
相論之之不詳去之之不力也過是則指陰日
進陽道將刺不可退矣論之詳去之力而猶下
行焉奉身而亦愈於他日譖疾之深禍累之大
而孽猶隱忍以君
位是乖失之也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
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
少即議擾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其畧曰流俗之
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
小其事制備失所怕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

乙集十九

卷九

四

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何憂乏用上許為遣使而
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使贄復上奏以陛下
息師舍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務恤者秦
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况帝王柔萬邦惟德與
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
奚陟等宣撫諸道水災

胡氏曰自漢初有事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

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人之
所以異於夷狄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之心也禽獸
者飲食搏噬而已夷狄尚力而有知焉故幾於人
既人矣則當以仁存心以義行事全其所以為
人者今日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夷狄猶或不
為也然英雄姦傑皆非所畜而虞人害已周

身之計鮮不出此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
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盡出忠恕之道
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與之
其真洙泗之徒歟是故可為君
子道難與克伐怨欲者言也

陸贄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書劄垂
宜其畧曰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
臣守臣不摠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
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
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
主每有寇至方馳書奏比蒙徵發救援寇已

五十九

五

獲勝罷歸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
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
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
之部分離析故也所謂蓄歛垂宜者陛下頃
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
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苟
且專事纖晉歲稔則不時歛藏艱食則抑使
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
俟公私之乏又有勢要近親鬻遊之士委賤

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又多支絺紵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雖設巡院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家大事不

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俱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也負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

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
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
東渭橋餼直又約二百米糴且陳尤爲京邑
所賤據市司月估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
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
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
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
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
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

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
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
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
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
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糴減餼直六十九萬
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
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
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
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

江淮米錢儻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九月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邊備沒充

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實相屢奏擬上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參歸怨於君已已貶公輔為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

九年二月上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

趙璟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畧曰昨者臣所奏事惟有趙璟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

班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察先父常有
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
令改授外官伏以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
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
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
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
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
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
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

為害滋大凡是請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
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
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
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
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譎誣傷善售姦莫
斯為甚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察等法應
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
察晉卿見誣又知察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
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

之掄材則失事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迹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

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寧忍及此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非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構成飛語務欲挫傷願留睿思特加省察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

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賊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養為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實明辟若上為之而下亦為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更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為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耻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

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宋察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為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賞榮忍行刻剥者見

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
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
侵蠹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透相企効習以成
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
以刑法懲此由廉耻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
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賄門一開展轉
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
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
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

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
丘山聚斲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
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
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
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
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
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
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
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

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
遺可以通物情絜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
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
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春秋傳曰在上位者
洒濯其心以待人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
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
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
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
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

之十九

十三

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
矣惟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曰天子微諸
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
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
大於賂君臣之間不可以語及於私賄况又

躬行乎

愚按三代之世已有貪賄之戒無摠
貨寶見於盤庚之誥惟貨其責見於

呂刑之書擇三有事宣侯多藏形於周詩之
刺春秋迄于秦漢以賄敗國者不可勝數此
宣公所以深言之也如曰賄道一開展轉滋
甚豈獨為國者當絕之於微士大夫以室欲
為心尤不可不深以自警也按是年正月
稅茶從鹽鐵使張滂請也贊不言何哉當考

初竇參惡左司郎中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
參貶郴州巽爲湖南觀察使汀州節度使劉
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
怒欲殺參陸贄以爲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
而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
社稷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贄上言參朝廷
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
至使衆議爲之憤邑叛臣得以爲辭參貪縱
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

不推鞠遽加重辟駭動不細竇參於臣素分
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三
月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
其親黨贄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
親黨亦應末減況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
坐人心久定請更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
贄贊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污者止徵
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
陛下已存惠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

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驩州

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

師胡氏曰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憐而陷

者也言雖不足以盡人苦聽言則得之矣陸

公所言於德宗者反覆發詳而無失言其行

事亦無過舉而謂以左遷之宿怨是豈知敬輿

者哉德宗欲殺參贊辨而生之又欲理其親

黨贊諫而釋之又欲籍其家賞贊論而止之

審有憾焉而肯為是耶或問孔子以德報怨

何如子曰何以報德當以德報德以直報怨

贊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

死罪贊佐天子用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不

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為

乎直

五月以中書侍郎趙璟為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義成節度使賈耽為右僕射右丞盧邁守

本官並同平章事憬疑陸執贊恃恩欲專大政

排已置之門下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贊有

隙胡氏曰以趙璟傳考之有小善無大過不

議相臣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責亦不之備則不

可得其言豈不當乎當其時中外所謂賢者

非陸贊而誰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有疑於

勢而與之有隙何也德宗之用贊也私命之

曰要重事勿對憬陳論贊不可曰臣所奏事

性憬得知陛下勞心委曲防護是非無私之

德也由是觀之贊豈擅權而非憬者哉由中

書過門下而自恨猜忌疑贊外已可以然則能

言之而不能行之蓋聞此理而口言之筆之
之未嘗反求諸心也心與理二未有見未而
不疾見功而不忘見賢而
思齊見不善而能改者也

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
年一調吏負稽壅則案牒叢淆偽冒蒙真吏
緣為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
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
闕集人檢榷吏姦天下便之

詳見丙記

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其畧以為措置乖方
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

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聞工欲善事必先利器
武欲勝敵必先練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
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禦敵則緩以
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
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
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以勢異從權
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
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
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

去親族舍園廬言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
異爲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
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
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瓦
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平居
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技棄城
以搖遠近之心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
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
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灾又甚戍卒復有

旄之帥足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壇場太
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
鎮寇戎每至力勢不支比及都府聞知虜已
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
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
將之號令旣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
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焉度歲時欲賞一有
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
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

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

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其所不欲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厲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鬪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求無一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風罕能寧居而狎敵也嗚東之地以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猥以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之苦則強蕃之名則奪氣而乃使之

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關爲解旣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評善者罔上而不慙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

垂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迹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揔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

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

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冗衆散爲弱逗撓離析非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

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
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
此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汧朔方之軍割裂誅
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
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
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
邊書告急方今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
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莫無
陸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

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
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
之要在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
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
無缺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
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
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
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
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

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造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此人情不能甘也况矯佞行而厚賜厚績執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

能無愠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其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

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
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
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是以古
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闡以外
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誠謂機宜不
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
而望其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
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
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

遂令分闡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
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垂於事
宜亦聽命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
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
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
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
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
虜馳突迅如風飈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
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

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接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揔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亟賊軍旅

之膏育也臣愚謂且罷諸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往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此與
之策大又今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此與
畧多同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

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
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糴各
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
幸灾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
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
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
臣一人為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
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
人為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
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
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
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節度有非
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
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
戶口稍多者慎柬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
內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
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戒姦濫虛浮之費以
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

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景而之
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

范氏曰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按陸相之論六失可謂深切著明矣德宗能重其言而不進用此孔子所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者也

賈耽陸贄趙璟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秋七月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

讀書記九 卷六

政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胡氏曰

周之盛聖賢輩出亦不使召畢毛芮並為冢宰必於其中擇一相以統百官唐乃用四五人為之權鈞勢一迭相推避賢者不得有所施不賢者得有所容夫豈治國之良計乎○按奏議有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綸狀云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于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茲妄者顧清議而恥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道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怨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頌遺愛微臣監踣實憤于益大猷而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茲慝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彊是以屢執翰簡不能措詞輒投所愿太息而止縵承

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為報答
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
厚賂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
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綸等
却延訖不敢不奏又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
狀云京兆府先奏當管蠹食豌豆全然不收
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
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人豆每斗三十
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各
據時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
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
其所無只如螟螣為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
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
司折納充數已為免徵從權度支準估計錢
乃是幸災窺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
財非謂理道望依前勅處分二事雖於公為
細然亦可以為法故附於此

十一月劉士寧既為宣武節度使諸將多不

服按貞元八年四月宣武劉玄佐薨將佐匿

察使吳湊為代可乎監軍孟介等皆以為使

將士擁玄佐之子士寧自為留後士寧以財

賞將士劫監軍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竇參

曰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許將合於納

為前使士寧淫亂殘忍出敗輒數日不返

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得眾心士寧

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十二月士寧率
眾敗于野萬榮分兵閉城使馳白士寧白救
徵大夫入朝宜速即路上聞之使問陸贄贄

奏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
得其人則安疆失其人則危弱今士寧見逐
雖是衆情萬榮揔軍且非朝旨此安危疆弱
之機也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
徐察事情見情後圖異免差失上又遣人諭
贄除一親王爲節度使且令萬榮充留後贄
奏臣性習懦鈍待罪宰司雖服戎角力諒匪
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
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

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
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萬榮
所奏頗涉張皇但露微求之情殊無退讓之
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
當州將士與之相習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
甚懷怨據此頗僻小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
其位不忠逐帥而誅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
而加之非材得志空騎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
敗謂僭軍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

命務厭貪求曲示保持寔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善之則缺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况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文緣嘗自著圖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覺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末干紀亂常亦必喪師糜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

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迂闊有異軍機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迹皆陛下所經見者以為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瀍隱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且得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為利宜斯謂大矣及神

功入覲遘厲不還先皇帝貪因循之便知神
王才不勝任排衆議而授之旣而維御無方
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
叛外破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
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玄佐驅攘
巨猾底復大梁即鎮於茲幾將十載雖不能
勤身節用畢力竭誠然尚號令由已部屬畏
威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玄佐殂沒朝廷命
吳湊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眦睚素非得衆且

甚不才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利馭指顧
可平陛下深念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
計庸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
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汗
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
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
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
則不誠君臣之間執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
蔓不若絕之於萌芽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

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
覬之心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人萬榮棄而
違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
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
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
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
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
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
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

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
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况又待之不壹撫之
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
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
今所以未即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
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
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
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
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

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不務更將何
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
能爲三軍旣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
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
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
其邀致臣雖辱弄怯竊有未安謹復密啓以聞
如蒙聖恩察納臣卽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
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後事有愆素臣請
受敗撓之罪上不從以通王謀爲宣武節度

大使萬榮爲留後

十年春正月陸贄上言郊禮赦下已近半之
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爲三狀擬進上使謂
之曰故事左降官進赦量移不過三五百里
今所擬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馬及當路州縣
事恐非便贄復上言以爲罰宜從輕赦宜從
重所以昭仁恕廣德澤也陛下躬行盛禮渙
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貧累之沉棄俾移
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竊料竄

逐窮僻喜聞霽澤降臨固以破產以飭行裝
計日而俟休命在蕀淹郵復經半年儻又所
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
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
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
官非元敕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
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
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
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寃訴遂奏左降

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
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
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
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
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
移馴致忌剋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
以至于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
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
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

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月遠以徹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

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惡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誠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

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
有累經移改已至闕畿則但易以大州增其
常秩所異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
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爲優今若裁限所移
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
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
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
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
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較其高下
更賜裁審

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
倫署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弘幸希聖聰
賢又以朝官闕員上奏曰臣聞經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夫聖人之於
愛才不惟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
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
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

王室尊分之於士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
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
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
含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
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閉則污泥疏濬則
沼沚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
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臣竊惟朝之乏人其
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
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

試垂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
可否七也頃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
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疏忌
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群材任進之窮通
惟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
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
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
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群材所
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進賢授能諒君

子之事過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
爲心宵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
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
不覆而懸信是以大道每墮於橫議良才常
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
而務博訪之患也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
容養苟備職負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關
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
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旣不見

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選
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
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
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齊
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
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
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
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
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

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勗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官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脩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間勢

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其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

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率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帝王之盛莫盛唐虞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及其失也使人

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舍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而不本事情古者民風旣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

之効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
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
者或自仄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
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
史高第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爲
九卿從九卿即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
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
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踰密若

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
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至如蘇頲洪水績
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蘇
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
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
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
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
久董晉將順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
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頗爲宜然以臣忝

愚竇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辯是非是者不必
渝非者不必守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
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
中歲君臣嫌妬姑務優柔百事凝滯其於選
授尤所艱難是皆可懲曷足為法夫覈才馭
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是以旌其異能二曰黜
罷以糾其失職三曰立進以謹其守常如此
則高課者驟升無庸立亟退其餘績非出類
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

讀書記之十九四

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
一槩曰宜以其任得非誦常談而不推時變
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以
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
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
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
有成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
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曰官無其
人則闕得非守舊與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

外群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
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
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
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夫長吏數遷
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
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
罕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
循之意必萌加以人之所為安得皆當莅職
既久寧無怠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

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
中缺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
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
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
匱官有業而事有終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
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
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
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陛
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然得人之盛尚愧前

朝良以士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
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
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反
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
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摘瑕爲選士之要乃至
稱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撫聖
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取陰詐以是
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
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

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
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凡除
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
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爲利但以職思
其憂不得不言惟陛下圖之

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
弊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曰租曰調曰庸
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
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人事頗

織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
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
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
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
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
輸若絹若綾若純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
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
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
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

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
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
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歛財也均其域
人也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
庸天下爲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姦
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限
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
可知以之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
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天寶季歲羯胡亂華

海內波搖北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爲必當其悔乃亡兵興之後供億不恒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分命使臣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

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天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是以先王之制賦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竄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人安其居盡其力兩稅之立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

本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
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困倉
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流通者息之貨數雖寡
而計日收贏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
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緡宜
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齊而樂轉徙者恒脫
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
乃誘之爲姦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
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

以創制之首不務齊立但令本道本州各依
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
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
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
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歛懼或蠲除
不量物力所堪惟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
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
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
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

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踏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官司懼有關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為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刊而人未甚瘁及摠雜徵

虛數以為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歛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為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

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
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
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群司
例皆增長本價而又謬稱折估抑使剝徵姦
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
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旣無以
拯之而復有進奉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
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尋章不
許別稅綺麗之飾統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

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
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成睿旨變徵役以召雇
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
庸精其入而粗計其直以召雇爲目而捕之
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
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
大曆中非法賦歛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
之類者旣並收入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
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

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
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荐災田里荒蕪戶
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
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稅之額累
加見在疲昨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
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
訖至于大曆二十年餘兵亂相承海內疲弊
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
矯前弊烝黎相賀以謂太平可期既而制失

其中斂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
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
之風浸靡臣所知者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
啻於此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
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孔子曰有國有家
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人安
則財贍本固則邦寧望今所司與宰臣參量
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
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

廻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項因軍興每貫
加徵二百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
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
請蠲放如是困窮之中十緩二三矣供御之
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
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
貴寧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
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
擾為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弘清淨之化

下無由獻上絕私求近歲以來稍渝前言今
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
寢雖有貪饕之輩苟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
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湏下紓疲人如
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四五矣所定稅物估
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
簡閱事理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
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物到
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

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
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
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
稅之數詳論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兩稅
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
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
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爲兩等
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
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

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
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
或未盡齊一決當不其低昂既免擾人且不
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
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其二請兩
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夫國家之制賦稅
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
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所出則不
征非土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

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
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產
於山澤惟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
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而定賦入者唯布麻
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
之交易難準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
歛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
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
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

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歛捨焉是以國
朝著令稽古作程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
纊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
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
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効筭緡之
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
以錢數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
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
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

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惟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旣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

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旣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蚕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摠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

制各隨鄉土所具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
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及其有絕綿雜
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
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
於是其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
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
便習各脩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
無賤糶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
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

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
法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
數若今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荅曰國
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踰二甲子制用
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
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
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
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
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

石數多少爲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
吏屬之常資以常循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
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
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
家有節况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
或慮不足若但據羣臣月俸之等隨百役資
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
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
給色目精麗有司明立條例便爲常制更不

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
之所稟不減官私有準何利如之生人大端
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
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則國
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
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
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荅曰古之
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
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

平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
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
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
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
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
之室富者蓄賈負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
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
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
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

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
以斂輕爲重錢不之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
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
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
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
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
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關荅曰自天寶
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用頗殷繁俗亦靡
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旣行私賂競長

誅求刻剥日長月滋積累以至于大曆之門
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摠收極甚之數定
爲兩稅矣所是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
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
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倍而用
常不足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
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
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
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

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其三論長吏以增
戶加稅闢田爲課績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
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
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未及也
文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
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頃因兵興典制弛
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
浮流莫克禁止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
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体至公徇國

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吐以傾奪鄰境爲智
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謂新
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惟
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
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墮游服役則何異驅
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
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
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
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

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
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
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
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
巧僞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
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
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
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
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三州縣破傷

多起於此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
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
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
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
限纔滿復爲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所貴
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
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
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所貴徵辦
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
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
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容織粟不暇舂矧伊
貧虛能不奔迸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薄財損
上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
招大益人旣厚矣財必贍焉則斲薄者所以
成永厚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
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
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
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

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
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
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
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
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
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
法亦如之其百姓所納田租則各以去年應
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
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

以誘導墾殖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
悅勸斯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其四論稅期限逼迫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
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
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
而歛其餘財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
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
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
復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

與已輸練以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旬月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敷逼重傷疲人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頃以寇戎爲校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

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祗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遑賑救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便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孰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

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叅軍
專知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外一切不得
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
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使停所糴少多
與年上下準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
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飢則錄奏分頒
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為常如
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
無以侔大利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

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
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
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聖代黎
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其
六論兼井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國之紀綱在
於制度士農工商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
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勵廉隅
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先王疆
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

不得過於百畝也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壞墮恣人吞噬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豪彊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輔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

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食足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雍普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爲日已久頓欲脩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

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前月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奉旨令具條奏以陛下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昨奏人間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

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幸甚

按但教有司何求不給頗與郭侯歲供官

中錢百萬緡相類非按本塞原之論也必若後段所謂事逐情生費從事廣黜情約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可也乃為理到之論

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

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
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
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
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
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
異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延齡有寵莫敢
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
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
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

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
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斂怨爲匪躬
以靖譖服讒爲盡節揔典籍之所惡以爲智
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
工魯邦之少卯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
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若
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
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
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

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美餘愚弄朝廷有
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
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又難以備陳
也又曰昔趙高之指鹿為馬物類猶同豈若
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又曰延齡凶妄流
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
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臣以卑
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
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陸贄以上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
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學它無所卹

本傳云贄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剖拂帝

短懇到深切

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璟之入相也

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
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
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
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十二月贄罷
為太子賓客

胡氏曰趙璟言於德宗嘗以任賢為急使其與陸贄異時必景

仰慕用之不足矣及同在相位非惟不知其賢又忘其引薦疑其專擅反與裴延齡
夫之人非甚愚豈昧於是非賢不肖一
此又况憬懇於用賢乎而何為其然哉
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
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
言學而曠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
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
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
真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
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
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憬以任賢為
不知賢者為誰正此類也既不能知賢
不能知不肖此憬所以與延齡比也是
學之道必格物格然後知至知至然後
誠意誠然後心正心正矣又豈有黨穢
也

讀書記二十九 六十七

十一年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
充衛尉卿張滂等黨於贄會旱延齡奏言贄
等失執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
度支多欠人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
奈何以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
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

不給馬芻上意証之齡言為信故還宮夏四月
賊贄為忠州別駕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
大夫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
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
厭苦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
際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
意及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
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
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等守

讀書記卷十九 六十八

延英門下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
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

相諭遣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

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本傳云贄

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

怒欲誅贄贄賴城等交章論辯乃敢忠州後補

思之會薛延為刺史論旨慰勞韋臯數上表

請贄代漢劉南帝德術之不肯與○范氏曰

韓愈作爭臣論當城下有言之時也世之論
背或沮襲愈之餘意議城以在職以而不言
及陸贄之貶而後發向若贄不貶則無所成
其名矣豈得遂然而已乎臣以為不然揚雄
行武則贄曰為人所不能城有待而為者也
履裝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此人所不能非

賢孰能為之一奮其定名震四方終身廢放
死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
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其哉
○胡氏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
言事細碎信為有失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
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漸防遏
邪佞必於其微陸相見跡延齡被耆夫豈一
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用力多而見
功寡矣故君子以為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
者也雖然主昏於上姦熾於下讜論一發正
氣凜然陸免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
大夫豈風流文雅委蛇醜藉者所能及哉則
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六七
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晚有違乎
不可則止
之義也

順宗立贄與陽城等皆召還詔未至卒贈兵

讀書記二十九 六九

部尚書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
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引見
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
之狩山南也道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贄示
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又之上
謁帝喜見顏問自太子以下皆賀范氏曰德
之中斯須不可無陸贄及其用裴延齡之謬
則棄之如脫屣然於所厚如此百其無所不
薄也詩曰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既放荒遠
安將樂女轉弃子其德宗之謂矣
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

癘祗為今古集驗方

胡氏曰贊之為此以德宗猜忌故也大臣遷

固不當通人事有述作藉用白茅慎之至也而宋子頌謂豈無聖賢經傳可以玩索討論

者是一又一說史臣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

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平追仇盡言佛然

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盤桓不

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觀贊論諫數十百篇

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

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眉山蘇公載在經筵乞校正贊奏議進御曰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工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

讀書記乙十九

主

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

以格君心之非下以迪天下之志但其不幸

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贊勤以推誠德宗好用

兵而贊以消兵為先德宗吝用財而贊以散

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

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

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

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

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

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

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

李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嘆息魏相條晁董之

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

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

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未寧玄離譬如山

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

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

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
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
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穎濱蘇氏曰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
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
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
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
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
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作
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蓋贄以有常之
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
之疾是以承其蓋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
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
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宋滔王武俊和
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芾三將往迎其鋒勝
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
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
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

讀書記二十九 七十一

不能贍於是為之抽貫筭間架貨商賈空內
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
西為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判其
間必有旁遭誑誤內蓄危疑而計不能止者
陛下若能招攜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
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為惡者縱有
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
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
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
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
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
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
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畷閉門逐之帝將
命以其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奔而違之
不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
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
之心故勇法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

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取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爲帥張絳既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贊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贊之逐也以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贊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贊因事言曰齊桓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耆龜也贊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贊反國而爲鷓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矣哉○胡氏曰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安

讀書記之十九

三二

社稷臣以安社稷爲悅者然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朱子曰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駁雜又曰董仲舒之學識得本源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源處不如仲舒○愚按宣公事德宗最久其有功於德宗最多然居相位四年而已以四事攻之其在禁林小心精潔未嘗有過在廟堂則方鎮之賂雖微必卻其正已可知至於論諫必本仁義不雜以一毫功利之私凡所開陳無非欲扶德宗心術之蔽其於格君又無所愧平時計畫成敗若燭照龜卜之不差初問西河淮西事宜勸德宗以蓄威服德居重馭輕使帝能從其言豈有涇卒之變及侍奉天卒賴其謀得以反國始當大任即建請臺省長官各舉其屬其體統甚正其綱目不煩使其說得行則人主擇一相擇庶長庶長擇衆僚上下交舉其職端可不

勞而治後以朝臣多闕敷陳七患其於養材
任人之方修舉不遺考觀平空一謀其於業無
一不合於理者蓋三代而下唯董仲舒有
德量或以學而不及為其他號為名相者或以
德雖以諸葛公庶幾王佐之才於此且有數
焉況其於學者正故見於謀護事業亦罔非正
惟其所學若正故見於謀護事業亦罔非正
然公之於學亦豈有他法哉誦聖賢之事精
求其意而體之於身以之行已以之君而巳
其身而弗變或謂宣公之學亦足以正君而巳
爾獨宣公邪或謂宣公之學亦足以正君而巳
能回德宗之聽何也曰學在已矣用不君而巳
雖孔孟有不能必者於宣公乎奚尤用不君而巳
德宗時賢相自崔揚李陸外有蕭復姜公輔
柳渾復以兵部侍郎扈奉天帝惡厚監故
西如鳳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此舊兵今此
恃亂當有同惡者難鎰臣畏不免帝曰朕業

讀書記元

三

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鎰為李楚琳所言
於是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復嘗言艱難以
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委官
掖事兵要政機詎使參預帝不聽又言陛下
亟初清明自揚炎盧把放命穢盛德播越及
茲今陷于危當懲艾前敗因迷君臣大端即
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致當宰相把對上
或謂諛阿臣復厲言把詞不正帝色貽謂左
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
等道宣撫安慰使興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
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韋臯反
正勳臣已貴矣唯善汰惡為未明少游位
擢相首臣賊卑名淺官下獨挺挺抗患如以
復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
後出中官馬絳緒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既而
從一密諭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日之言朝拜大

事尚當謀及公卿如趙等非其人當罷去
曰宰相而謀議可也之乎今與公行此或可
第恐浸以生常政田是徹從一以聞帝不悅
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臨事嚴方數
意故居位亟解既賤晏然口未嘗言所界公
輔為翰林學士有高村每進見敷奏詳亮德
宗器之朱滔助田悅也以密畏書問道要泚
太原馬燧獲之泚不坦懷待泚不知誅之養虎母
曰陛下若不從俄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
自貽害不從俄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
之兵皆常懷鬱不自聊請馳騎挾取以從無
為群兇得之帝倉卒不及聽既行欲駐鳳翔
傳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
不泚部曲魚陽突騎泚若立涇軍皆有變非
萬全策也帝亦記桑道茂之言遂之奉天不
數日鳳翔果亂殺鎰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

請書記元

請為守備盧杞曰泚忠正篤實奈何言其叛
傷大臣心臣請百口保之帝知群臣多勸泚
幸近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
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遷今禁旅單寡
而士馬處外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
以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平
章事帝徙梁唐安公主道亮詔厚其葬公輔
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
軍興帝怒謂學士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
芻蕘今累斃為浮圖贄甚寡約不容宰相關
謂尚欲指朕過耳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
以相而又不求解朕勉許之內知且能故賣
直售名耳下遷為庶子尋張泉州別駕
卒渾瑊為尚書右丞朱泚亂渾瑊然南山賊素
問其名以宰相召勒其子榜瑊之嫂索斯在
渾瑊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貞元元年
遷兵部侍郎李希烈家淮蔡關播貞元元年

守汝州渾曰是夫術王而賈石者也往必見
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
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我耳陛
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
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當擇令非陛下
官帝然之及獻帝識不類適之工毀一鎊私市
王足之及獻帝識不類適之工毀一鎊私市
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於法誤傷乘輿器
服罪當杖清論如律由是工不死白志貞除
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與小吏縱嘉其才不
當起劇賊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渾城與吐蕃
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使馬
遂賀曰今日已盟百年無虜患渾曰夷狄人
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
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
書生未達兵事大臣亦當爾耶皆頓首謝夜
半邠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

讀書集卷十九

皆覆沒帝大驚以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
主乃知軍戎萬里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
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
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為我謝張公渾頭
可斷舌不可禁卒為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
政事性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
人出游融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它宰相始
賢而終悖者則揚炎姦邪敗國則盧杞炎與
宰相元載同郡擢炎吏部侍郎載當國陰擇
才可代己者引以自近得炎親重無比戰敗
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及即
位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即拜門下侍郎平章
事舊制天下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
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率無姦敗及弟五琦
為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來取無節琦不能
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為便
政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
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

人奉給其間根松連結不可動及炎為相言
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先
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官豎操邦之柄
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臣請出之以歸有
司度宮中涇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
闕帝從之初定令有租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以
久不為版籍法度抗而丁口轉死田畝換
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持而戶部歲以空文上
之又戌邊者多死邊將諱不六歲以歸玄宗事夷
狄戌者多死邊將諱不六歲以歸玄宗事夷
室中王鉞為戶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
丁不在是隱果不出乃按舊籍當除免者積
三十年責其租庸以饑無告故法遂作大赦至
德後天下兵起因以饑無告故法遂作大赦至
耗版畝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
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
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懷朝廷不能覆諸
州四方貢賦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

讀書記卷一九

七六

公托進獻私為賦資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
荆襄劔南重兵處皆厚自奉莽王賦所入無
幾多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
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踰月
送無有休息吏其苛蠶食于人富人多丁者
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
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
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矣炎疾其激乃請
為兩說法以賦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
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
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三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
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之十度所取與居
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
不便者三之其祖康雜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
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
而均收之春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
以口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忌行
善使諭中外議者沮諾以為相庸

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自是人
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誠不加歛而增入版籍不
權始歸朝廷矣炎與嶺表以軍議悟天子中
外翕然屬望為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
起炎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又請開豐州
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間里驩然渠卒不就
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是復議城原州節
度使段秀實謂安邊卻敵宜以緩計方農事
不可遽興功災怒追秀實為司農卿以邠寧
李懷光督作遣朱泚崔寧統兵各萬人翼之
詩書下涇軍恚曰吾軍為國西屏十餘年始
自邠土農桑地著之安徙此榛莽中手技足
踐既立城壘則又投之塞外且安實此乎又
懷光持法嚴舉軍畏之裨將劉文喜因人之
怨乃上疏求秀實朱泚為使詔以泚代懷光
文喜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援
時方場旱人情騷擾羣臣皆請赦文喜帝不

讀書記卷十九 七

聽且趣師涇州士當受春服者皆即賜命此
懷光率軍攻之壘環其州別將劉海賓斬文
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劉晏
勅載已坐貶乃出晏忠州誣晏殺之朝野側
目李正已表請晏罪炎懼乃遣腹心分走諸
道帝聞使中人復其言於正已還報信然於
是帝意銜之未發也會盧杞同平章事炎同
秉政杞陰為憾梁崇義叛帝欲以淮西李希烈
食杞統致討炎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為子遂
為都統致討炎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為子遂
忠臣取其位此可任平帝恚曰朕業許之不
能食吾言遂用希烈又舉崔昭等可大任帝
以災議論疏闊遂罷為左僕射杞令御史按
之貶崖州司馬賜死初炎矯飾志節頗得名
既傳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伎害根中不
能自止睡毗必讎果於用私終以此及禍犯
與裴延齡等姦邪情狀已見乙記之上當併

考焉

西山讀書記下之十九

讀書記下之十九

